

長北野史大藤純著

防長史談

山口

博古堂發兌

題詞

神州清淑氣鬱積防長濱當幸
白雉瑞改元聖詔新由來政教
洽上下風俗淳文武養臣子忠
孝事君親悠悠數百載世世濟
其美芳規懿範仰前哲進德修

1918.3.31

101033/1011



題詞

神州清淑氣鬱積防長瀕當率

瑞改元聖詔新由來政教

下風俗淳文武養臣子忠

孝勇君親悠倏數百載世世濟

其美芳規懿範仰前哲進德修



方表也

防長史言
業期後生。述而不佞。信好古。吾亦竊比我老彭。

長北野史藤紘題



凌石環享書



防長史談目次

卷之一

草壁連獻白雉

土師信貞

厚東武實

白旗懸社樹

僧 雪舟

大内義隆

隆房謀叛

隆豐殉難

嚴嶋義戰

弘中隆兼

菊桐徽章

折矢戒子

中内右馬之允

馬山陣

高松之役

二子先鋒

碧蹄大捷

赤馬藺

附記

附記

虎餘新五

益田牛庵

無分別鼓

山川次郎左衛門

十露盤橋

標註由的

常盤池

卷之二

山田原欽

伊東好義齋

附記

越氏塾

附記

小倉尚齋

開籠放鳥

山縣周南

赤白絲毬

永富獨嘯菴

附記

有馬喜三太

田中藤六

義奴六松

松野文右衛門

村本三五郎

三吉内藏

附記

二孝子

明君論儉吝

村田清風

玉乃九華

烈婦登波

附記

海防僧

孝女米

久坂玄機

二十一回猛士

附記

佐々木主水佐

卷之三

破胡臺野獵

孝婦石

作花理右衛門

觀月橋

二賢母

永井雅樂

兵戸左馬之介

附記

畫工松洞

馬關攘夷

奇兵隊

吉田年磨

七卿西下

久坂玄瑞

附記

大谷樸助

前田孫右衛門

本城清

高杉晋作

繪堂驛之戰

附記

四境之役

本田氏二女

藩藉奉還

盛德一班

山田府生

名將遺事

岡本三右衛門

登岐夫人

松永周甫

波多野槃齋

防長史談卷之一

草壁連獻白雉

長北 大藤紘著



大正六年正月九日。穴戶國造首之同族贄。獵於麻
山。獲白雉。國司草壁連醜經。以為祥物。獻于朝廷。
天皇留皇太子。共執而觀焉。皇太子退而再拜。使巨
勢大臣奉賀曰。陛下以清平德。治天下之故。爰有白
雉。出自西方。乃是陛下至千秋萬歲。統治四方郡縣
之徵也。臣等冀罄忠誠。勤將事。詔曰。聖王出世。治天
下時。天則應之。示其祥瑞。所謂鳳凰麒麟。白雉白鳥。

皆是天地所生。休祥嘉瑞也。朕惟虛薄。何以享斯。蓋此專由扶翼公卿。臣連伴造。國造等。各盡丹誠。奉遵制度之所致也。仍大赦天下。改元白雉。禁放鷹於穴戶境。

野史氏曰。大化新政。洵千載之盛事。獲斯祥瑞。適其宜也。抑明治維新之績。直接踵大化。而長藩翼贊之功。與居多焉。由是觀之。白雉之出。固雖謂聖代休祥。又烏知非後世人傑輩出於此地之兆哉。

土師信貞

延喜元年正月。右大臣菅原道真。左遷太宰權帥。二

月。船達周防勝間浦。國司土師信貞。迎入廳中。厚待之。初。道真去京。事起倉卒。備嘗艱苦。至是。意得少安。淹留數月。賦北牕三友詩以述懷。一日。登酒垂山。嘆曰。美哉江山之勝。身雖廢死。謫所也。吾靈長留於此矣。又遊國分寺。鑑井水。自寫其真。納之寺中。三年。道真薨。筑紫信貞哀慕不措。建祠于酒垂山下松崎。祀之。海內有菅廟。是為始。

野史氏曰。菅公貶謫。非其罪也。故朝廷追悼。贈以榮爵。天下到處建廟致祀。然當其左遷。人々避嫌恐禍。無或敢庇保。獨土師信貞。竭意而待之。聞薨則祭之。

忠厚之情。千古可想。公眷戀於此地者。豈徒山水之愛哉。

厚東武實

元弘二年。鎌倉執權北條高時。徙後醍醐天皇於隱岐。明年。天皇竊還。幸伯耆。詔天下勤王事。厚東武實舉義兵。與豐田胤藤等。討長門探題北條時直。走之。天皇及復位。賞武實之功。為長門守護。既而武實叛降。足利尊氏。延元元年。尊氏將西國兵。大舉東上。途過長府。武實贈兵船數艘。曰。壽永之役。源廷尉義經所用也。尊氏大喜。

野史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彼北條氏果何者。以將家陪隸。擅流竄至尊。如孤囚。然而天下武士環視者。除楠新田名和諸公外。不敢不討之耳。相率助其逆。武實以眇々之軀。介立其間。能辨大義所在。一戰擊破探題。遙為王師聲援。而朝廷所以醜其功。不可謂薄矣。何苦自為亂賊之徒耶。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武實之謂也。

白旗懸樹

明應中。將軍足利義植。為管領細川政元所幽。逃來周防。依大內義興。欲借其力。以靖難。大內氏世居山

口。霸於關西。義興遣將吏迎之。館于神光寺。贈書山陰山陽西海諸侯曰。吾將有事於京師。宜修兵備。以俟我令。會義植從士荻野光豐。詣今八幡祠。見白旗懸社樹。取示義興。義興視之。有建武三年將軍尊氏奉于字佐八幡祠之銘。乃獻之。義植曰。昔者等持公走西海也。親禱捷於字佐廟。一舉復京師。是其所賽。今獲於此。豈非吉兆哉。衆聞之奮勵。野史氏曰。當時邦俗專信鬼神。義興故託焉。以鼓舞人心耳。後來織田右府熱田鳴甲。豐太閤嚴嶋錢卜。皆此轍也。所謂英雄欺人者。非耶。

僧雪舟

雪舟名等揚。備中赤濱人也。入京師。爲鹿苑院知客。稱揚知賓。性嗜繪事。師如拙周文。夙有出藍之譽。寬正中。來周防。結廬於山口雲烟居焉。號曰雲谷菴。後乘海舶。至於明國。登四明天童寺。班第一坐。當時明國畫家。李張二氏最有名。雪舟視其所畫。以爲不足學。徧遊名山大川。以造化爲師。其畫疎而能密。着筆澹遠。最長山水。人物花鳥。亦皆入妙。明國君臣激賞不措。遂承命畫禮部院壁。文明中。歸朝。復居雲谷菴。相傳大內義興購畫于明國。頗珍之。雪舟一見曰。是

老衲在彼日所作也。義興以爲欺罔售名。大怒。雪舟偷然去。適石見。後畫幅污翳。命工洗清。雪舟名識隱々而顯。義興始知不欺。已慙悔。

野史氏曰。昔者嵯峨天皇能書。秘府多藏。中有絕佳者一卷。出示僧空海曰。恨未知何人書。海對曰。是臣在唐所作。天皇不信。乃裂軸奏覽。有沙門空海書于青龍寺之款。天皇驚嘆。自以爲不及。雪舟於大內侯。何太似之哉。故或以爲傳會空海故事。然古今事相似者。不可謂必無也。姑錄資博雅。

大內義隆

大內義隆承父祖遺業。領防長藝備石豐筑七國守護。山口富強冠于天下。廷臣避亂者多來居焉。義隆日會公卿僧徒。講書習樂。時亂離日久。典籍不備。聞清原宣賢藏四書諺解。贈錢數萬匹借之。又遣人求五經傳註於朝鮮。天文五年。後奈良天皇行卽位禮。義隆獻其資。詔叙從二位。授太宰大貳。聽昇殿。於是意滿志驕。不復問武事。遂爲家臣陶隆房所滅。野史氏曰。大內侯尊王好學。戰國間所罕覩。而遂不免覆滅者。何哉。由驕奢淫佚。嬖倖用事也。語曰。千丈之堤。潰於蟻穴。猶信矣。

隆房謀反

大內氏支族有陶隆房者。聰敏勇武。頗得士心。同僚杉重矩妬其威望。因義隆嬖臣相良武任讒之。曰。隆房將不利君家。既而重矩又阿附隆房。詐以己曾所讒言。爲武任之所爲。武任怖而遁逃。隆房聞義隆圖誅已。歸其邑富田。修若山城。遂舉兵襲山口。重矩首應之。義隆奔長門。自殺。隆房乃迎義隆猶子晴英爲主。而已擅國政。改名曰晴賢。晴英改名義長。先是相良武任在筑前。上書訴寃。至是。晴賢獲其書。始知爲重矩所欺。悔弑義隆。殺重矩。梟其首。以祭義隆之靈。

自剃髮稱全薑。

野史氏曰。隆房叛逆。固可惡。而重矩之罪。遠出其右矣。諺云。窮鼠反食猫。令隆房爲窮鼠者。非重矩耶。

隆豐殉難

天文二十年八月。大友氏使者到山口。義隆饗之。張散樂。夜三鼓有飛報。曰。陶隆房舉兵來襲。館中大驚。急召將士。議防戰。杉重矩內藤隆世不來會。冷泉隆豐請速誅二人。義隆遲疑不決。翌日。賊兵入山口。二人遂投之。隆豐又請據館拒守。義隆復不聽。用嬖臣安富源內等言。出奔長門。賊兵追躡。隆豐殿戰退之。

源內等途而逃。降賊。義隆航海赴筑紫。阻風不果。還入大寧寺。賊兵來圍。義隆計不免。自刃而薨。隆豐放火燒其遺骸。自登經堂。亂射斃數人。既而矢盡。乃揮刀跳入賊中。斬六人。傷十余人。身亦被重創。還登經堂。賦國風一首。嚙指血書經卷表紙。屠腹投于炎焰中。

野史氏曰。義隆信讒口。激成隆房之叛。及禍亂已起。棄天府之險。而客死道途。可憫矣哉。隆豐前後所建議。皆得其宜。言再不聽。而無怨望色。奮然死節。雖大厦之傾。非一木所能支。其義其勇。豈不赫々然有餘烈乎。

嚴嶋義戰

義隆臨終遺書囑毛利元就曰。吾今為逆賊所弒。吞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夙有聲望。長子隆元。義隆女婿也。性仁孝。將士歸心焉。二子元春出嗣吉川氏。三子隆景出嗣小早川氏。元春豪爽善戰。隆景沈斷有謀慮。二人併力補翼宗家。世呼曰兩川。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雖無所囑。猶欲為復讎。况有是乎。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喜曰。吾意亦如此耳。乃令隆

元上書請討晴賢詔。略曰。前大內太宰大貳義隆。興補佐王威。于茲有晴賢隆世二朝。之傾心。盡正義。心。弒義隆。而奪國家。剩橫行隣國。恣振逆威。誰豈不惡之矣。無道甚。千古未聞。八逆之罪者。乾坤且不容其身也。日月尚不照。不孝之者。山川無載。無禮之臣。隆元雖為臣弱。早被陛下勅命者。追討晴賢隆世。以下之逆臣。欲致鎮西靜謐之功。條無他事。初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莫敢奉詔。及隆元書至。卽制可之。略曰。立道守義者。忠臣烈士之功也。人之逆臣。號晴賢隆世。已弒下為其主。義隆振逆威。前代之未聞也。依之隆元。○。○。吞正。義之勇。請舉義兵之旗。誠豪傑之志。獻感不斜。早運逆徒。誅伐元就之策。可致天下泰平之功。首可為提意者也。得詔感泣。移檄遠近。舉義兵。晴賢自將水陸諸軍。出陣巖國。衆號三萬。而我兵不過五千。元就乃築砦於

巖嶋。遣孱將守之。既而聲言巖嶋地形難守。難援。卽為敵有。諸城從陷。吾計莫失於此。晴賢聞之。大喜。進攻巖嶋。建牙塔岡。燒民舍布陣。元就率精兵三千余人。與晴賢隔海而陣。一夜大風雨。元就俄戒將士。竊渡巖嶋。返舟北岸。以示必死。直出賊之背後。鼓躁而進。喊聲震海。賊兵大驚。不知所出。自相刺擊。我軍乘勢奮戰。賊兵終大潰。爭舟而遁。溺者無算。晴賢至海岸。求舟不復覩一隻。遂自殺。元就奮鞭指晴賢首曰。弒逆之報。不免天誅。今何如也。諸軍揚凱。實弘治元年閏十月一日也。

野史氏曰。戰國無義戰。唯一焉。以足誇于後世。嚴
鳴之役是也。或比之伊勢長氏羽柴秀吉。然長氏討
茶々丸。秀吉誅光秀。彼我兵力相敵。或却過之。而又
無所受命。近于一私鬪。與我洞春公奉天子之詔。
以寡討衆。勢之難易。功之大小。豈可同日而語哉。

弘中隆兼

晴賢將攻嚴嶋。其將弘中隆兼諫止曰。是元就欲投
香餌誘我軍。決勝敗於一戰也。晴賢以爲怯懦。不告
而發。隆兼怒曰。不可聽。則當不聽耳。何舍我而行邪。
然已與事。臨危而遁。非丈夫也。抑彼不知而入死地。

我知而赴之矣。既而晴賢果敗死。隆兼擁殘兵。據龍
馬場。嶮拒戰。元就惜其才。使人說降之。不肯而死。
野史氏曰。在陶賊麾下。我獨有取於隆兼智勇也。夫
逆知其必敗。非智耶。知敗不去。至死不降。非勇耶。唯
惜當其初。既誤順逆。自以爲義者。竟不免匹夫之諒。

菊桐徽章

永祿三年正月。正親町天皇行卽位之禮。毛利元
就奏請獻金幣。助其資。元就居常慨王室式微。每歲
獻方物。以補供御之缺。至是。詔賞其誠忠。叙從四位。
任陸奥守。賜菊桐印章。

野史氏曰。當時所謂豪傑者。概貪婪不知厭。大者奪國。小者掠財。偶施小惠。亦唯收攬人心。以營其私耳。視皇室之休戚。不啻秦人於越人之肥瘠。獨有我洞春公。維持大義。名分於將絕。可不謂偉乎哉。如夫織豐二氏。蓋聞公之風而起者也。

又曰。慶長以降。封建成勢。王政掃地。滔滔天下。知有幕府而不知有朝廷。知將軍可恐而不知天子可尊。唯我藩主。每歲首年未。遣布衣使。獻白銀若干於朝廷。訖廢藩置縣之際。未曾廢其禮。亦由公之遺訓云。嗚呼。毛利氏之勤王。其所由來尚矣。

折矢戒子

元就嘗召諸子。令各持一箭來。自糾為一束。命折之。諸子皆極力而不能折。更抽其一條與之。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箭。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自取敗。汝等謹勿忘焉。小早川隆景進曰。兄弟之爭。多生於利欲。苟棄欲思義。無有不和。元就嫣然顧餘子曰。宜從仲兄之言。

野史氏曰。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取敗。豈啻兄弟哉。棄欲思義之言。人々宜服膺而勿失矣。

附記

某歲大旱。國中到處賽神施佛。以祈雨。元就嚴禁之。親齋戒拜天。發倉廩賑窮乏。三日大雨。隣國之民扶老携幼來歸者如市。林道春評之曰。元就能轉禍爲福。賢者之風不愧于古。

中內右馬之允

中內右馬之允。伊豫人也。弘治中來居周防山代波野村。以農桑爲業。山代之地。磽确不適耕種。右馬之允常欲興一業。以利土人。偶有事行於安藝。過吉田驛。宿一紙商家。主人語以製紙方。右馬之允大喜。審問精思。略得其要。既歸。日跋涉山野。覓真楮苗。遂得

之根。笠村山中移植。波野村櫻畑。逐年繁殖。乃說村民以製紙之利。遠近諸村爭先從之。至每歲產巨額。及毛利氏領此地。益獎勵之。山代紙名高于一時。細民多賴以舉烟者。建祠祭右馬之允之靈。號曰楮祖神。春秋蘋蘩之禮永不絕云。野史氏曰。近山者樵焉。近野者耕焉。近水者漁焉。從勢求之。則何地無事業。何地無遺利。唯用心如右馬之允而可也。

馬山陣

毛利元就既定山陰山陽兩道。命元春掌山陰。隆景

附錄 卷一
掌山陽。天正九年。織田氏之將羽柴秀吉。大舉犯山陰。圍鳥取城。絕其糧道。先是元就已卒。嫡孫輝元嗣輝元。聞急欲赴援。而國兵出戍四疆。在者甚寡。召募數日。未進。元春奮曰。鳥取我管內也。吾不可以待。率見兵六千人。馳赴之。途聞鳥取已陷。秀吉入伯耆。留陣馬山。既而秀吉至。號八萬騎。陣羽衣石城後。下視馬山。馬山左右湖山。後迫大川。元春命斷橋梁。毀舟楫。自絕走路。我諸將私議曰。敵衆新勝。勢難當。不若且避其銳。而圖再舉。乃入謁元春。元春方釋甲便坐。命酒共飲。顧諸將曰。天大雪。秀吉山上陣。當不堪寒。

吾與諸君圍爐對酌。不亦快乎。醉而鼾睡。諸將不能發一言而出。對持三日。秀吉俄收兵而去。元春長子元長請追擊之。元春不聽。

野史氏曰。以六千人。仰八萬之敵於山上。而從容整暇。釋甲命酒。非胸中有成算者。孰能如此。敵軍以新勝之勢。占地之利。不一戰而去。我亦不敢追擊。英雄心事。唯英雄知之矣。

高松之役

明年正月。元春進入因幡。圍鳥取城。四月。秀吉將兵八萬。入備中。攻高松城。引甲部川灌之。守將清水宗

治防戰頗難。隆景馳使乞援于元春。元春即欲赴援。山陰將士不喜曰：馬山之役，小早川公不來援，今鳥取幾復，何棄此赴彼為？元春慰諭曰：隆景不來，馬山必有故也。吾今坐視其危，獨如宗家何？諸君不欲往，吾寧單身赴之。與隆景共死耳。將士慚服，皆願從。當是時，高松城危急，迫且夕。元春隆景合兵四萬，陣于廂山。輝元陣其西，期日將決戰。會秀吉使僧惠瓊來講和，曰：苟使宗治自殺，則我可以藉手而去。元春隆景不肯。惠瓊自入城諭宗治，宗治曰：我一死可以，和兩國何敢不死？與兄月清出城自殺。元春隆景為之。

舉哀和義遂成。於是秀吉使人來告曰：主君信長為逆臣光秀所弑，秀吉當班師討仇，幸勿渝盟也。諸將或請追擊之。元春隆景不聽，曰：乘喪不仁也。背盟不義也。遺兵仗旗幟，贖之。既而秀吉誅光秀，代織田氏語人曰：嚮使兩川背盟，吾何得有今日哉？野史氏曰：戰國之俗，見利不聞義，朝委質而夕交鋒，滔々皆是。唯毛利氏於豐臣氏一盟而永不渝，終始守義，嗚呼亦偉哉。

二子先鋒

元春二子。長曰元資。後改長次曰經言。後改廣家皆有勇略。

每元春出兵。二子輒爲先鋒。所向無敵。天文二十年。筑前立花城之戰。敵兵數千。衝小早川氏之將。掠梨某陣。其鋒甚銳。掠梨拒戰不利。敵兵乘勢益進。我軍將潰。元資望見。自率手兵。馳赴之。大呼曰。吉川元資來援。退者宜避左右。以開進路。潰兵聞之。慙奮留戰。元資緋甲鐵馬。麾衆而進。大破敵軍。時年甫二十一。祖父元就在赤間關。聞之大喜。贈左文字刀及名馬。寒梅賞之。豐臣秀吉常嘆曰。毛利元就以元春隆景爲先鋒。振威於關西。吉川元春以元資經言爲先鋒。能挫勁敵。可謂盛矣。

野史氏曰。昔者曹孟德。以一世之雄。睥睨天下。嘗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昇兒子豚犬耳。豐太閤英邁豪膽。眼中無人。戰則勝。攻則取。獨於毛利氏不能逞其欲。所以亦有此嘆歎。

碧蹄大捷

文祿元年。太閤秀吉遣諸將征韓。浮田秀家爲元帥。毛利氏與兩川皆在後軍。二年。明將李如松率大兵來援韓。我先鋒小西行長在平壤。爲如松所襲。敗走。我軍守諸城塞者。皆退萃於國都。小早川隆景在開城。獨不肯退。曰。我受命外征。固不期生還。願與明人

一快戰使彼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即敗死。喪一老翁。何損於國哉。秀家等促之再三。隆景不得已而還。未至國都數里。候騎報曰。明兵十餘萬。既至開城。隆景聞之喜曰。足以試我武矣。分兵爲六隊迎戰於碧蹄館。前軍二隊不利。隆景時年六十二。跨驂騮揮鐵槍大呼而進。士卒皆奮。無不一當百。明軍遂大敗。如松廛以身免。遂北至臨津。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僅百餘人。明之乞和於我。本于此戰云。

野史氏曰。豐太閤征韓之役。洵千古快事。而終不得成功者。實因主將不得其人。軍無紀律也。設令智勇

兼備。如我黃梅公者。幹蠱一舉。席卷四百餘州。何難之有。賴山陽有詩。詠公云。據鞍海外供願使。老臂一攘聊復爾。噫。不使此翁執鼓旗。兩度都付乳臭兒。

附記

隆景常慨喪亂日久。人不知學。及受封筑前。做下野足利學校。設庠舍。釋典先聖。使家老士庶入學。素知秀吉畏忌已。且不屑受其封。乃養秀吉外甥秀秋爲嗣。讓與之筑前。退老備後三原。以吟誦自適。初好茗讌。至是廢之。語人曰。茶室之設。主儉朴幽致。器物之需。適在雅淡。其親饋而手點者。所以重賓主禮也。今

見世人所爲。競究侈靡。捐千金取一瓷。或賤買貴販。以矜鑒識。又以行禮爲技藝。迭議巧拙。是豈陸盧之意哉。

赤馬藺

征韓後役。明兵圍我將加藤清正于蔚山。各道將士赴援。與明兵隔一大川而陣。吉川廣家上渡口高丘。熟視敵營。戒士卒曰。明兵衆而不整。後軍將走。急擊勿失。亂流而進。直衝其中堅。廣家先衆奮鬪。我諸軍繼進。明兵不能支。遺棄糧仗。解圍而去。清正在城上望見之曰。彼以蒲穗爲背幟者爲誰。左右對曰。吉川

廣家也。清正曰。勇哉。惜其幟不較著。乃手取其背幟。白馬藺贈之。廣家乃變其色爲赤馬藺。用焉。驍名益著。

野史氏曰。碧蹄館。赤馬藺前役兩役。一對佳話。兩川之勇武。何其盛也。

虎餘新五

虎餘新五。本姓藤井。吉川氏之臣也。征韓之役。從廣家守東萊城。時戰後。伏屍充野。虎豹群至。廣家命兵士獵之。新五銃斃二虎。旣而有一大虎當前。又銃中之。虎被創大怒。咆哮來逼。新五手搏倒之。抽刀刺其

阿堵物所滅。是豈天意哉。防長二州雖徧小。猶足爲
矣。汰冗官。勸農桑。量入制出。拮据經營。不數年。至倉
廩有餘贏。寬永中。將軍秀忠薨。家光襲職。幕吏酒井
忠勝。土井利勝等。將托事。割毛利氏之封土。以殺其
勢。牛庵抗疏。事竟寢。
野史氏曰。整理財政。救一時之急。折衝罅罅。定百年
之計。牛庵於毛利氏。其功可謂大矣。

無分別鼓

毛利綱廣。雄偉果敢。留意政治。知人能任。藩內翕然。
居常憤德川氏。以分國安堵。誘輝元已而變約。且耻

益田牛庵

關原亂後。毛利氏遽失六國。加之。頻年不登。府庫空
竭。國用不支。而有司不能如之何。元和。中。輝元在江
戶。命義子秀元。還國。理財。政。秀元乃召國老益田牛
庵。清水美作。謀之。牛庵退而大息曰。海內名族。將爲

豐臣氏之時。毛利氏與德川氏同爲大老。至其子孫
屈下之也。在江戶。多托病不登營。元祿中。將軍綱吉
信佛法。不好田獵。屢臨倖臣家。若所欽僧院。凡所過
講經張樂。賜賚衣物金帛器玩。大率直數百金。奢侈
成風。物價騰貴。細民不聊生。一日召大小侯伯於營
中。大催散樂。命諸侯伯各奏技。綱吉亦親舞。先是。綱
吉廣告老在麻布邸。世子長門守吉就襲封。吉就善鼓。
此日最得喝采。待臣狂喜。馳口羽六兵衛於麻布。以
告綱吉。綱吉贊感曰。擊鼓伶人小技。爲國主者當耻
耳。何榮之有。長門年少未通事理。所以煩諸老補弼。

也。而今如此。匡濟之任。果在何乎。乃銘其日所用鼓
曰。無分別。無分別。處事不得宜之謂也。
野史氏曰。堂々征夷將軍。講經習樂。至兵馬之事。則
如已不關焉者。天下侯伯相率倣之。無或敢怪。是豈
可喜之象哉。泰嚴公之言。雖激則激。可以爲後人之
鑒矣。

山川次郎左衛門

山川次郎左衛門。仕藩主綱廣爲物頭役。監萩城東
南門。每藩主出入。監門之吏蹲床下而送迎。藩主揭
輿簾賜謁例也。而綱廣性狷介。不好見次郎左衛門。

面每出入。雖揭簾。未曾正視。同僚某告次郎左衛門曰。主君不欲見子面。子何不速辭職而去。對曰。主君命余監此門。余雖不肖。朝夕供職。無有過怠。何猥爲辭。然君命褫職。余唯謹從之耳。余爲人臣。知奉君命。不知其他。子勿復言。某不能強。綱廣聞之。召執政曰。次郎左衛門剛直之士。吾特撰彼監城門。然彼面貌。吾厭見焉。抑監門國家公事也。厭面者吾私也。不可以私事害公事。汝等善視之。

野史氏曰。傳云。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美。泰嚴公在焉。又云。正己而不求於人。次郎左衛門在焉。斯君而有斯臣。亦不妙乎。

十露盤橋

巖國錦川。每霖雨。洪水氾濫。流橋覆舟。害人蓄不少。延寶中。領主吉川廣嘉深憂之。構思多年。一旦有所發明。自指揮工人。連架五橋。結構奇絕。堅牢無比。名曰錦帶橋。士民永賴其慶。從裏面望之。似算盤露珠。故又名十露盤橋。

野史氏曰。今也工業大進。技師不乏其人。大河長流。架以鐵橋。測量精密。費財巨萬。而一旦遇天災。則潰然無支者。往々而在焉。比昔日一貴族之餘技。果無

所愧乎。

標註由的

宇都宮由的。巖國之人。幼岐嶷。嘗鈎錦川。會領主吉川廣嘉。放鷹於近郊。道過錦川。見一童子垂綸。及暮歸城。童子依然凝立。廣嘉怪其久而不倦。駐馬問曰。有獲耶。曰。無。曰。日將暮。何不速歸而徒勞耶。曰。大丈夫固欲獲魚。必獲而後止。廣嘉聞之。嘆稱曰。志氣如此。斯兒必成鴻業。因命遊學京師。受業松永尺五。博聞強記。爲一世大儒。作諸書標註。以便童蒙。時人呼曰標註由的。又稱虱先生。以其標註皆蠅頭細字。猶

虱著衣也。

野史氏曰。吉川公察一童子於微細間如此。平生所用心可觀也。錦帶橋之成。余知其非偶然矣。

附記

荻生徂徠。少時在上總。苦乏書籍。且無師友。會得由的標註諸書。日夜講習。大有所益。後介山縣長白。贈書由的謝之。曰。始有不佞茂卿。幼讀書海上。蠶戶。齧丁之錯處。雖有疑義。其孰從問決。迨乎得先生所爲諸標註。以讀之。廼曰。吁。是惠人哉。書未達。由的就木。長白乃復徂徠曰。以與都由的書託。嗟乎的也。以今

年春下世。乃與孝孺議。致之巖邑。使的子文甫祭告墓。以成先生之志也。由的吾嘗所兄事也。學術廢然。質行可尚。不當彼其身。與先生一相識。今則及墓也。悲哉。

常盤池

長門南端有宇部村。藩老福原氏采邑也。其濱海一帶之地。古昔爲荒漠曠野。元祿中。邑宰棕梨權左衛門。始開拓之。芟荊蒺。埋沮洳。得田數百町。築堤防。以貯用水。名曰常盤池。爲國中第一大池。先是明曆萬治之交。有小郡宰判代官東條九郎右衛門者。作長

澤池於周防臺道村。其大次常盤云。

野史氏曰。余觀二人者遺功。巧利用地勢。據谿谷。施工。是以大旱不涸。霖雨不溢。而堤無破壞之憂。至今民被其澤。憾歲月悠遠。不能悉當日苦心之狀也。

防長史談卷之一終

明治二十六年五月廿三日印刷
明治二十六年六月十一日發行

定價二拾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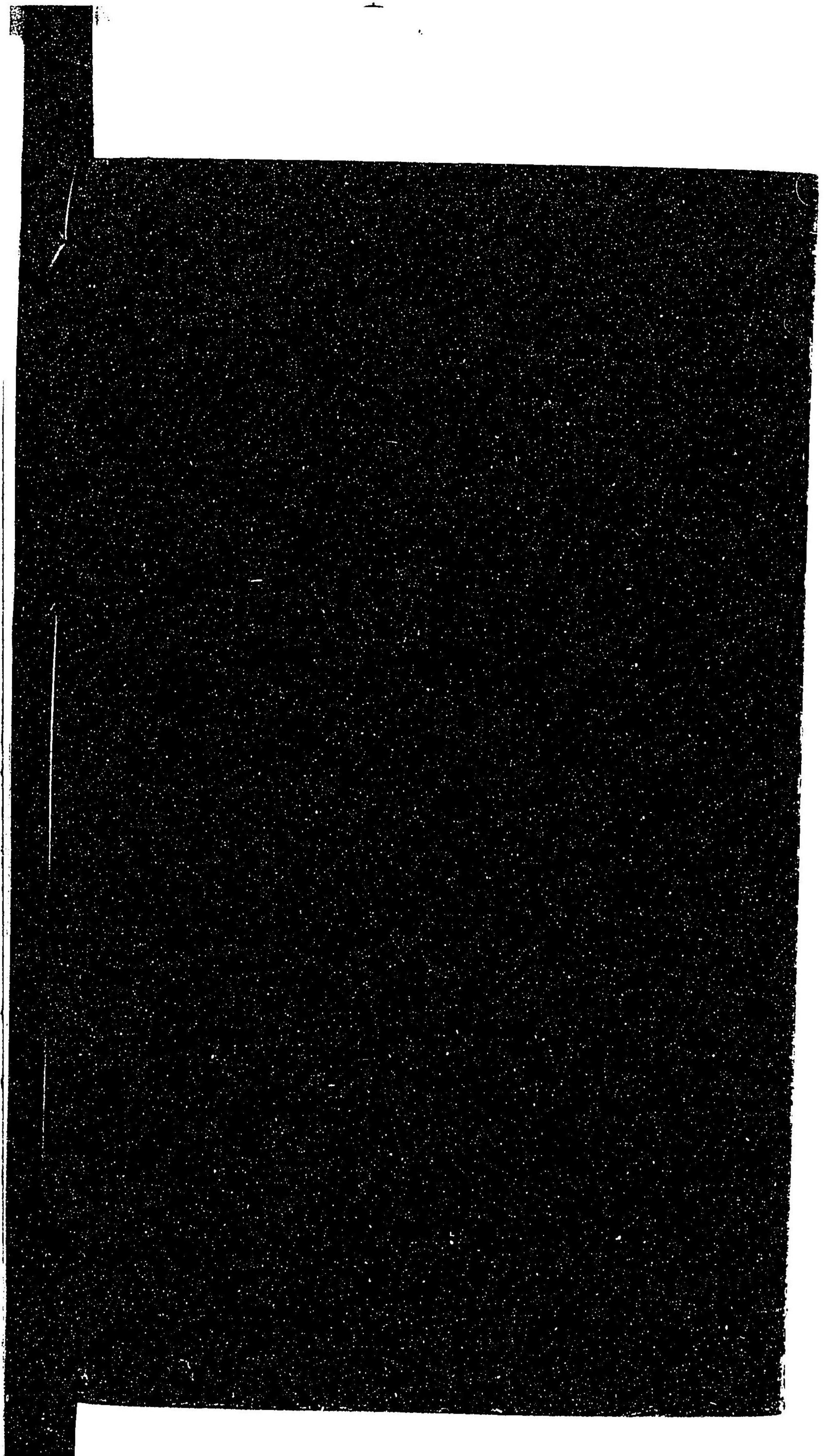
山口縣吉敷郡大内村大字御堀村
四百八十七番屋敷

著者 大藤 紘

發行兼印刷者 日縣日郡山口町大字中市町六番屋敷
宮川 臣吉

日縣阿武郡萩町大字東田町

賣捌所 宮川支店
各郡書肆



025989-001-0

15-206

防長史談

大藤 紘 / 著

和1冊(1編21丁)

M26

ADC-3578

